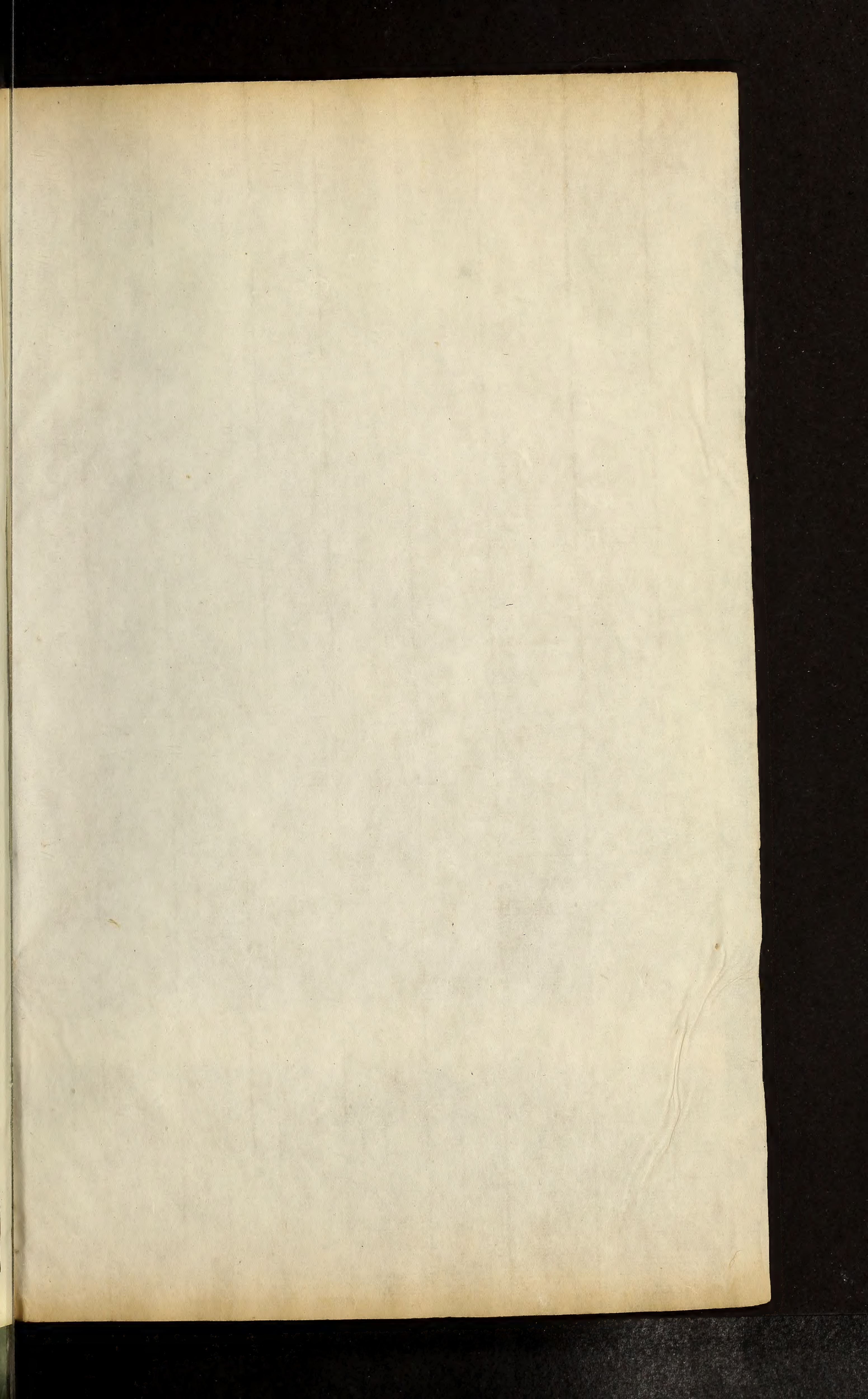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五

聖治一

雍正元年癸卯正月辛巳

上諭總督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後四方寧謐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以總督爲最重也總督地控兩省權兼文武必使將吏協和軍民綏輯乃爲稱職但統轄遼遠職務殷繁較巡撫之所屬更大

是在遴選屬僚之賢能者委任得宜則振綱
飭紀可無廢弛之虞而以人報國亦得大臣
之體特是澄清吏治必本大公之心虛懷察
訪果係清節素著才具練達者任以要劇即
行保薦則舉一可以風百今或以逢迎意指
爲能以沽名市譽爲賢甚至暗通賄賂私受
請託不肖官吏濫列薦章而樸素無華敦尚
實治者反抑而不伸是豈風勵屬員之道乎
朕視天下如一家視臣鄰如一體爾等亦宜

深體此意以一家之心視兩省以一體之心視屬吏本之至公用之至當則上司之任使下僚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凡有才有守之人皆樂爲效用矣至於所在管轄地方有作姦犯科之豪猾倚勢剝民之縉紳理應重加懲治因巧於結納反得僥倖自全而家居之大臣官員皆經
皇考任用之人致政投閒安靜自好爲大吏者竝不加以禮貌或反被土豪侵欺者有之亦

非所以表率屬僚彰善癉惡之道也總督與巡撫將軍提督誼屬同寅凡地方軍民事務宜互相商榷各本虛公勿苟且雷同勿偏執意見方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總督叅劾知府例由司道揭報叅劾州縣例由兩司道府揭報衆論僉同所以示公也近有叅劾之後始行補揭夫果其當劾司道府不能揭報於前旣有徇庇之愆而令其補揭於後又欲寬其失察之罪彼此巧飾以欺朝廷尚得謂之

至公乎朕觀古之純臣載在史冊者興利除弊以實心行實政實至而名亦歸之故曰名者實之華也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爲名肥家以爲實而云名實兼收不知所謂名實者果何謂也爾督臣膺茲簡畀固宜篤矢忠誠尤當戒諭屬員痛改陋習更有仕宦之初頗著廉名及身躋大位則頓易其操者古人謂之巧宦其心事豈可問乎且職居制閫亦非徒以淸操自善也若但謹身節用而遇地方大

事一籌莫展雖免貪冒之名究鮮屏翰之實
國家又何所倚毗邪爾督臣皆
皇考擢用之大臣朕嗣紹丕基一切遵循成法
惟冀爾等察吏安民練兵核餉崇實行而不
事虛名秉公衷而不持偏見故諄諄告誡竝
兩司道府州縣各有諭旨爾等亦宜細心體
察與爾屬吏共勵官箴交相儆惕朕自優加
恩禮始終保全若爾等恣意徇私不能竭忠
盡職則深負

皇考簡用之恩其罪甚大國法森嚴朕雖欲寬
貸爾等不可得矣
是日
上諭巡撫國家任官守土綏輯兆民封疆之責
惟撫臣爲重今之巡撫卽古者保釐夾輔之
臣也一省之事凡察吏安民轉漕裕餉皆統
攝於巡撫苟非正己率屬振飭厲精則一切
政刑錢穀必致隳墮拊循保障之功何賴乎
夫吏治不清民何由安從來大法則小廉自

兩司以至郡縣平時叅見接談即可畧知其才品優劣迨試以委任訪之輿情賢否清濁自難淆混惟上官偏私好諛屬僚善於逢迎者即推爲才能其樸直自好潔己愛民之員反無見知之地及至計典黜陟幷遇選擇保題之缺或先納賄賂或責報異時始爲之薦引亦有寄耳目於監司等官聽毀譽於幕賓僚友之口以致舉劾不公潛滋奔競勸賞黜陟既失其當地方安得良有司乎藩庫錢糧

虧空近來或多至數十萬蓋因巡撫之貲用
皆取給於藩司或以柔和交好互相侵那或
先鉤致藩司短長繼以威制勒索分肥入己
徒供一身奢縱自奉之費罔顧朝廷帑藏財
用之虛及事發難掩惟思加派補庫輾轉累
民負國營私莫此爲甚州縣積穀本爲備荒
之計水旱歉收之歲待此拯濟於民生最有
關係今皆視爲正供之餘項借出陳易新之
名半爲胥吏中飽半爲州縣補空一遇災荒

茫無賑貸皆由巡撫平時疎畧包容玩愒所致也屬員缺出委署雖由兩司詳請其實巡撫操其權下屬鑽營囑托以缺之美惡定酬賂之重輕攝篆之人久則年餘近亦數月往往視爲傳舍情同行劫不卹小民之脂膏但飽谿壑於無厭務償得署之餽遺而止試思此一年數月之間窮黎何罪而可縱貪暴以剝削之乎此等積弊尤爲國法所不容者巡撫叅劾知府應由司道揭報叅劾州縣應由

司道府揭報所以示公慎無私之義也近有
先行叅劾而令其補揭若所劾不公則其補
揭未免以勢陵之使不得不從果其當劾則
司道府旣不能公揭於前而復巧飾於後以
寬其徇庇失察之咎上下容隱視功令爲具
文公慎無私之謂何撫標兵丁多者二千餘
名少亦千餘名境內設有匪類竊發藉以捍
禦搜捕今撫臣自謂無行軍進勦之職置標
兵強弱於度外不加訓練器械朽鈍營伍廢

弛裁汰老弱之兵空糧悉歸私槖大非國家設兵衞民之意矣雲貴川廣猺獞雜處其奉公輸賦之土司皆當與內地人民一體休養俾得遂生樂業乃不虛朕懷保柔遠之心嗣後毋得生事擾累致令峒氓失所至於土豪巨猾結交官吏武斷鄉曲逞奸干紀之徒每或彌縫漏網而告休歸田之大臣官員安分杜門反徇私吹索借端陵踐此皆大失好惡之公尤損保全耆舊之義非鎮撫者所當留

意乎爾諸撫臣皆荷
皇考任用之恩受全省撫綏之寄朕纘承大統
祇遵成憲優禮大臣保全終始惟冀爾等各
抒忠悃安靖封疆朕所諭者有則悔悟速改
無則省躬加勉兩司道府州縣各有諭旨爾
亦宜詳細體察與諸屬吏共相勉勗同心協
力以盡職守若不念
皇考簡畀之隆致貽地方黎庶之害負恩曠職
自取罪戾朕又安能廢法以宥爾乎

是日

上諭布政司朕惟國家官制分省開藩爾職居方伯任寄旬宣所以綏輯羣黎布昭德意實庶邦之喉舌列服之綱維任既重矣責亦大矣府州縣官之賢不肖最關民生休戚當不時察核治行務知其實分別臧否以告督撫爾以無私自信督撫自不以私心致疑協和盡力以勸賢懲不肖則除害興利一方安矣今計典之黜陟特疏之薦彈朝廷憑督撫之

奏章督撫憑布按之詳揭爾布政爲官吏表式自當益矢公忠若愛憎任情是非倒置以諂事上官通行請託爲賢以不善逢迎恥投暮夜爲不肖其何以稱之屏之翰百辟爲憲者哉夫官至監司歷有年當服官之初廉潔自守漸登高位頓改初心更有矯飾虛聲潛納賄賂陋習相沿謂之名實兼收其罔上行私爲尤甚孔子謂事君勿欺寧不聞乎賦役會計皆爾專司調劑均平乃爲稱職今錢

糧火耗日漸加增重者每兩加至四五錢民脂民膏朘剝何堪至州縣差徭巧立名色恣其苛派竭小民衣食之資供官司奴隸之用爾試思戸版稅籍誰爲職掌私派橫徵誰任其咎顧可失於覺察乎各省庫項虧空動盈千萬是侵是那總無完補耗盡公帑視爲泛常尤爲不法宜嚴革前弊永杜侵那如司庫盤查之責在巡撫虧空之根亦由巡撫巡撫借支而布政不應者少矣然職在監守果能

廉正自持則巡撫挾勢借支斷不能行但謹
身節用量入爲出司庫必無虧空矣州縣庫
盤查之責在知府覺察虛實之責獨在布政
爾但潔己率屬不容徇庇州縣庫必不虧空
矣朕深悉弊源所以反覆諄切言之冀爾等
悔且改也
皇考德洽區宇六十餘年朕嗣守丕基惟成法
是式爾等皆蒙
皇考簡拔職任藩宣果能各効忠誠凜遵功令

朕自始終保全加以擢用若營私黷貨曠職
累民爾既負
皇考之深恩朕又安能弛國家之令典三尺莫
逭爾其慎之
　是日
上諭按察司朕惟直省大小獄訟民命所關國
家各設按察司以專掌之一切州縣申詳至
爾司而獄成凡督撫達部題奏事件皆由爾
司定案任豈不重歟

皇考仁覆如天每覽西曹奏牘反覆推詳惟寬
惟慎逮情實罪當猶施緩決之恩好生之德
洽於民心六十餘年於茲朕嗣守大訓思四
海之內有匹夫匹婦罰非其辜者卽非所以
繼
皇考之志夙夜凜凜焉何道而能不濫不寃實
爾司是賴朕惟國家考定律例所以弼教非
以厲民是故嚴立刑書防其或罹於法及至
斷獄又條分縷析思以曲全其生書曰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律例之本意也今或情例相違牽合文法以納民於網或有兩例並見輒上下其手以自遂其私安得無寃獄哉

太祖高皇帝之訓曰生殺之際不可不慎聽斷之官必期得情大哉聖言包舉虞書周禮之義夫折獄憑口供而平反憑案卷今法吏不求得情惟求完結州縣案卷之申詳爾司者多鍛鍊口供附於律例兾免爾司之駮查爾

司之詳督撫督撫之揭部院者又加文致焉冀免三法司之駁查漢路温舒所云奏當既成雖皐陶視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者也口供案卷如是寃抑何從平反咎在聽斷之初心原非欲必得其情也今宜釐剔宿弊歸於明允毋得因循故事自墮姦欺也大計黜陟由爾司詳報督撫宜以用刑明愼執法不阿者爲賢能毋以善事督撫弗逆爾意者爲賢能也地方豪猾若苗有莠不除不剪害我嘉生

至於良善巨室致政大臣猾吏或借端侵抑之非所以稱朕意也邇來士大夫好云名實兼收所謂名者官爵也所謂實者貨財也習俗偷薄朕甚憫焉夫六廉之義百司攸同至納賄出入人罪於法尤重戕人之命破人之家以潤屋奉身歷觀古來逃於國法者十無一二免於天罰者更百無一二書之呂刑曰獄貨非寶非聽訟者之明訓歟爾司其正己率下使法無枉撓庶幾刑措之風尚其勗諸

是日

上諭道員爾等官歷監司所以贊襄藩臬承流宣化者也分守分巡職居協理糧河鹽驛各有專司身居是官必顧名思義名者實之華也克副其實而後名歸焉如守巡兩道首當潔己惠民凡府州縣之廉潔貪汚俱宜細加察訪不時密詳督撫以憑舉劾地方有土豪武斷尤宜禁戢剪除衙蠹鋤莠乃稱其實若但知趨承大吏或祗圖下屬陋規一切吏治

民生槩置不問貪庸陋劣殊負朝廷設官之意矣糧道專理漕運職任非輕使徒知起運規例扣尅運費苦累運丁營私煩擾有玷官箴貽害百姓何所底止河道有董率工程之責凡分修河員孰賢孰否俱應洞晰並宜親身經歷查勘估計某口險峻某口平易某處堤工堅固某處冒支帑金儻不計虛實不辨勤惰僅以納賄多者爲能員餽遺少者爲拙吏而於工程漠不經意一遇坍潰誰之咎耶

鹽道一員尤關國課邇年鹽法弊竇叢生正項錢糧每多虧欠一由上下各官需索商人巧立名色誅求無已窮商力竭不得不那新補舊上虧國課高擡鹽價下累小民至於官鹽騰貴貧民販賣私鹽捕役鬬毆株連人命流弊無窮一由商人用度奢靡相仍陋俗不知節儉致欠額徵爾等運籌鹽法宜將陋例積習盡情禁革必思何以甦商何以裕課上供軍國下利閭閻方爲稱職驛道爲驛站錢

糧所係必廉潔自守乃克剔弊釐姦凡驛遞馬匹數目多寡每有假冒開銷歲修船隻亦有虛浮不實該員一貪貲貨勢必昏庸或過於苛覈勒索多方經管屬員疲不能支總之病官病民悉緣貪黷敬爾有官垂諸古訓靖共爾位載在風詩爾等各有常職各守官方名實二字極宜體認今以獻賂爲實虛譽爲名動云名實兼收內以欺己外以負國有靦面目其何以立身而抒忠藎乎

皇考御極六十餘年以軫恤民生爲首務各省道員必親加遴擢諄諄戒勉極其詳愼朕纘承大統翼翼小心惟仰體
皇考愛養元元至意亦期爾等爭自濯磨振飭風憲以副朕望果能肅清綱紀無致廢弛朕當破格獎勵其或因循不改朕必寘之重法

是日

上諭知府國家親民之官莫先於守令蓋州縣官與民最親而知府又與州縣官最親凡州

縣興利除弊之事皆於知府有專責焉是知府一官分寄督撫監司之耳目而爲州牧縣令之表率承流於上宣化於下所係綦重矣漢宣帝有曰太守吏民之本也又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兩漢循良稱盛而賢守尤多龔黃召杜諸人大都皆廉潔和平正身率屬以與民休養生息史稱其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此皆彰明較著者

也
皇考澄肅官方愼簡僚吏知府中有政績茂異
聲名著聞者必加優眷數年之間卽膺殊擢
所以鼓勵循良務令羣黎受福爾等蒙
皇考簡用之恩受國家民社之寄地方不甚遼
遠則於民間之疾苦可以周知勢分不甚懸
殊則於屬下之賢否可以洞悉爾果廉潔自
持屛絕賄賂則督撫監司必不致肆行需索
而州牧縣令亦不敢恣意貪婪近聞州縣火

耗任意加增罔知顧忌以小民之脂膏飽貪吏之谿壑由爾不能却遺金於暮夜又安能禁屬吏之濫徵乎盤查倉庫必須覈實不可視爲故事乃或借盤查之名勒索餽遺是因盤查而虧空愈甚矣爾能時勤勸誡加以體恤則州縣可無虧空之虞能制節謹度淡泊是安則爾亦可免虧空之累勸農課桑以厚風俗禁戢强暴以安善良平情聽斷以清獄訟皆爾職守之所當盡者至於督撫舉劾州

縣必由爾之詳揭務須秉公持正勿涉偏私
若善於逢迎者從而護庇薦拔之而端方恬
靜之人反故爲摧抑下吏皆苟且營私以求
容悅地方之事尙可問乎居官者每有初入
仕途淸操自矢漸登華要頓改初心旣知砥
礪廉隅卽當始終一節更有巧於仕宦者人
每謂其名實兼收朕最不解此語夫名者實
之華果能廉潔愛民奉公盡職此所謂實也
治行稱首民歌輿誦此所謂名也實至而名

隨之如本立而華茂焉若以弋取虛譽爲名而以封殖多藏爲實此則小人之尤更甚於貪黷彰聞之輩矣朕纘承大統夙夜祇懼惟恐有負

皇考付託之重深冀爾等各體此意精白乃心以古循良自勉若徇私納賄不能率屬愛民貽害地方蔑視憲典三尺具在朕不能爲爾等寬也

是日

上諭知州知縣朕惟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貢賦獄訟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綦重州縣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肖則民先受其害膺茲任者當體朝廷惠養元元之意以愛民為先務周察蔀屋綏輯鄉里治行果有其實循卓自有其名非內聚賄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也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撫其棟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縣其基址也書云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縣苟州縣之品行不端猶基不立則室不固庸有濟乎

皇考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縣之重特行引見咨詢明試至詳至慎其有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勵今海內羣黎皆

皇考所懷保也朕膺

宗社重寄思纘

皇考之治功惟爾州縣諸臣具有父母斯民之

責其爲朕立之基址以固邦本焉誠能潔己奉公實心盡職一州一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忠物阜民安刑清訟簡朕將升之朝宁用作股肱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貪婪或朘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爲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徇私逞欲以上虧國帑王章具在豈爾貸歟更有任州縣時私肥己橐而漫云且俟顯要方立名節者其與初市清名晚而改操

之人何以異哉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

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加增視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劾或被科道糾參必從重治罪决不寛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用無不足正直則上

官不可干以私若朘小民之生以飽上官之貪欲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侈豈砥礪廉隅爲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恪共乃職勿貽罪戾毋謂地遠官卑朕不及察其賢否也

二月丙寅

上諭直省督撫爾等抵任每使家丁管理事務號爲堂官往往串通中軍旗牌威嚇勒索且使潛往各屬探聽事件各屬皆有坐省家人

與督撫司閣一氣相通爾謂甚密而彼已知之因得預爲賄囑若誤信其言則是非顛倒爲害滋甚至走差齎本之人每至驛遞抑勒多端騷擾百出尤屬不法嗣後著永行禁止堂上辦事則遣佐貳官輪班值日奔走出差則於衙役中擇家道殷實謹厚熟練之人分任仍嚴加察訪若招搖生事卽行革退

六月壬申

上諭直隸巡撫李維鈞畿甸之內旗民雜處向

日所在旗人暴橫小民受累地方官雖知之莫敢誰何朕所稔悉爾當奮勉整飭不必避忌旗漢氷炭之形迹不可畏懼王公勳戚之評論卽皇莊內有擾害地方者毋得姑容皆密奏以聞

丙子

上諭內閣凡旗員爲外吏者每爲該旗都統參領等官所制自司道以至州縣於將選之時必勒索重賄方肯出結咨部及得缺後復遣

人往其任所或稱平日加恩勒令酬報或稱家有急需那移求助或以舊日私事要挾至五旗諸王不體恤門下人等分外苛求或縱門下管事人員肆意貪索種種陋習不可枚舉以致該員竭蹶餽送即欲潔己自好勢有不能於是虧空公帑被參罹罪多由於此嗣後如有仍蹈前轍恣意需索等弊許本官據實密詳督撫轉奏儻督撫瞻顧容隱即許本官封章密揭都察院轉爲密奏即各御史亦

得據揭糾參務期通達下情以除積弊著通
行八旗直省督撫徧諭內外旗員知悉
是日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等奉天地方乃我國家啓
祥之所甚屬緊要朕前詣奉天聞地方人言
論悉知兵丁差役煩多不能休息之處曾降
諭旨令將軍唐保住將無用塘哨悉行撤退
而將軍副都統於定額親隨兵丁之外多帶
百餘人省城官員又各帶其子弟因而屬員

效尤各多帶兵丁以致應差乏人兵丁仍多勞苦又於鎗手中以選擇熟練之人爲名每城調取二三十人田獵夫省城相隔遙遠往返人馬俱疲再自山海關以至廣寧皇莊頭三百有奇止交筆帖式領催等微末人員駐劄中後所催徵錢糧辦理事務以致交結匪類糶賣官糧漁利入己且自中前所至錦州義州廣寧等處相隔二三百里詞訟案內干連之莊頭地方官調取抗不赴審即使到案

亦抗不遵行以致案內干連之人每多苦累
再入命案件呈報地方官之後雖相距數百
里亦必俟箠帖式領催檢驗炎暑日久難以
憑信則百方檢驗慘不可言朕之所聞如此
從前雖每年派卿員前往管轄莊頭因不實
心辦理於地方並無裨益應遣大臣一員駐
劄於寧遠錦州大凌河等處地方令其料理
一應公務管轄里長獵戶遇有詞訟事件會
同地方官審結此所遣官員應令駐劄何處

著領侍衛內大臣兵部內務府總管等公同
詳議具奏

七月己丑

上諭戶部朕自臨御以來勤求民瘼事無巨細
必延訪體察務期利民而於徵收錢糧尤為
留意惟恐閭閻滋擾此念時切於懷如江西
有漕米各州縣運糧到省又自省倉搬上軍
船故有腳耗扒夫修倉鋪墊等項編載全書
歷來支給已久自康熙二十三年部中誤駁

不准支給行令追還嗣後一例駮追究無完
解至三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特頒諭旨將從前已經支給者俱
免追賠恩至渥也至康熙三十八年部議又
以脚耗與扒夫等項分晰未清仍令扣追不
知脚耗乃貼運之總名扒夫等項乃支給之
細數實一事非兩項也自康熙三十八年至
今已二十餘載應追銀五十一萬餘兩米六
十一萬餘石積累增多究無完解追比日久

官民均受其累朕知之甚悉特諭爾部將從前積欠盡免追賠向後唯其支給副朕加惠黎元體恤有司之意

八月己酉

上諭各省關差官員國家之設關稅所以通商而非以累商所以便民而非以病民也朕撫御寰區加惠黎庶惟恐民隱不能上達近聞榷關者往往寄耳目於胥役不不實驗客貨之多寡而止憑胥役之報單胥役於中未免高

下其手任意勒索飽其欲者雖貨多稅重而
蒙蔽不報者有之或以重報輕者亦有之不
遂其欲雖貨少稅輕而停滯關口候至數日
尚不得過是以國家之額稅聽猾吏之侵漁
以小民之脂膏飽姦胥之谿壑司其事者竟
若罔聞知乎又聞放關或有一日止一次者
江濤險急河路窄隘停舟候關於商民亦甚
不便嗣後權關者務須秉公實心查驗過關
船隻隨到隨查應報稅者納稅即放不得任

胥役作弊勒索阻滯以副朕通商便民之意至於崇文門收稅及分派各處查稅之人亦有多方勒索分外苛求之弊京師爲四方輻輳之地行李絡繹豈宜苛刻滋擾監收者尤當不時稽查杜絕弊端爾等若不遵諭旨經朕訪聞定行重治其罪

九月甲申

上諭順天府府尹鄉飲酒禮敬老尊賢之古制近聞年久視爲具文所備筵宴亦多草率爾

衙門應加謹舉行

丁亥

上諭戶部江西巡撫裴𢿱度疏稱請捐俸工銀兩賑恤被水居民夫官吏俸工特為贍養伊等家口而設原不可少縱將通省官員俸銀捐助為數亦屬無幾有何裨益至若胥吏工食亦盡行捐出何以令其應差行走如果民遇災祲該督撫即應奏聞動支正項錢糧若偶遇水旱微災不無賑恤或修理隄岸城垣

之小費該地方大小官員有願出己貲捐助効力者何必具題即欲報聞亦止可另行摺奏著該部行文直省督撫凡地方遇有公事奏請捐助俸工之處永行停止

十月辛亥

上諭兵部驛站關係重大經朕屢加嚴諭然其間積弊難以盡詰有在官之累有在民之累如直隸山西等省差徭更爲浩繁雖驛馬足數亦供應不敷乃內而兵部外而驛道於給

發馬匹時官吏通情受賄往往所給浮於勘合之數且行李輜重皆令驛卒乘馬背負多至八九人不等所到州縣以見馬換馬向有舊例不敢詰問至督撫提鎮經過之處更惟
命是從嗣後照勘合之外有敢多給一夫一馬者許前途州縣卽據實揭報都察院以聽糾叅如甲縣容情不揭而被乙縣揭報者并甲縣一併治罪其督撫提鎮騷擾驛遞者皆照此例庶少甦在官之累至若河南山東諸

省離京稍遠謂耳目易欺每驛額設馬匹不過十存三四其草料工食仍照舊開銷且逐年詳報倒斃侵蝕補買之價差使一至則照里科派將民間耕種牲口强遣當差令其自備物料跟隨守候種種累民尤屬不法著該地方督撫將所有驛站徹底清查缺額者勒限買補至派借民間牲口尤當勒石永禁違者即從重治罪

壬戌

上諭湖廣總督楊宗仁凡爲大臣者身任封疆重寄必當和平詳慎曲體人情虛懷博詢以求適中庶於國計民生俱有禆益近聞湖廣鹽斤湧貴良由減價太過所致在爾意原欲利民而不期先已病商乃至商運裹足不前衆戶食淡是欲利民而民轉受其困矣至如楚地本產米之鄉素爲東南之所仰給因爾禁米出境以致川米亦不到楚不但鄰省價昂而本省糧價亦致漸長是爾之遏糴原欲

封殖本境而本境之民並未沾毫釐之益也夫鄰省黔黎莫非朝廷赤子大臣體國當以公溥爲心似此偏執褊狹殊屬不諳大體其速行改圖務令販運流通遠近民食有賴

十一月丁酉

上諭內閣爲治之道在於務實不尚虛名朕纘承丕基時刻以吏治兵民爲念事無大小周思詳慮求其見諸施行實可以有濟天下者必下諭旨諄諄告誡中外條奏有當理者無

不嘉與採納所冀內外臣工實在遵行庶有
成效一年以來所降諭旨及內外條奏須發
於六部九卿八旗直隸各省者亦已多矣內
外衙門於奉到事件若不過行一文書出一
告示徒托空文竟不見諸實事則不徵不信
豈朕倚毗相助爲理之至意歟儻所降諭旨
及條奏准行之事其中果有一二未盡允協
宜加損益者自當據實入告俟朕酌定總於
來年十二月將各條各款實在如何施行及

行之如何成效條分縷晰明白奏聞

雍正二年甲辰三月壬寅

上諭江西巡撫裴徠度今歲湖口關稅贏餘是爾等清釐所致但數覺過多儻額外剝削商民則斷然不可關稅多少係於年歲之豐歉難可預定或遇不及之年不可勉強必求足數不然是又增加稅額矣當嚴飭胥吏毋致苦累商民

四月壬子

上諭江南總督查弼納漕運總督張大有署理
江蘇巡撫何天培等朕惟漕運所經河道固
以通國庾之輓輸亦以便商民之利涉旗丁
與商民自應一視同仁無容偏護而偏累也
去年因秋冬雨少河流淤淺而旗丁人等不
顧漕運維艱任意攬載客貨致船重難行聞
今春丹陽常州等處地方及沿途遇淺槩拏
商船起剝且借名需索貪暴公行得賄者雖
空船亦行釋放不遂其欲者勒令當差有將

貨物行李拋棄河干紛紛露積或爲風雨所損傷或爲盜賊所窺伺該管漕運文武官弁漫無約束毫不經心小民營販貲生何以堪此擾害爾等係地方大吏皆當實心體恤稽察周詳奉諭之後或再有起剝之事當各嚴飭所屬官弁申明約束不得仍蹈前轍並出示遍諭軍民人等使知朕一體軫恤之至意至張大有身任總漕糧艘往來乃其專責尤宜整肅綱紀釐姦剔弊嚴明馭下毋使玩法

犯科乃往往固執已見袒護下屬任其沿河盜賣漕糧兼倚勢藐法貽累地方甚屬不合今除已往不深究外嗣後若仍不加意約束屬員有心縱容及失於覺察再經朕訪聞定行嚴加議處

閏四月癸未

上諭順天府府尹京師廣寧門外向有普濟堂凡老疾無依之人每棲息於此司其事者樂善不倦殊爲可嘉

聖祖仁皇帝曾賜額立碑以旌好義爾等均有地方之責宜時加獎勸以鼓舞之但年力尚壯及游手好閒之人不得借名混入其中以長浮惰而生事端又聞廣渠門內有育嬰堂一區凡孩穉之不能養育者收畱於此數十年來成立者頗衆夫養少存孤載於月令與扶衰恤老同一善舉爲世俗之所難朕心嘉悅特頒匾額并賜白金爾等其宣示朕懷使之益加鼓勵再行文各省督撫轉飭有司勸

募好善之人於通都大邑人煙稠集之處照
京師例推而行之其於字弱恤孤之道似有
裨益而凡人怵惕惻隱之心亦可感發而興
起也

乙酉

上諭戶部朕惟錢糧固屬緊要而民瘼尤宜體
恤聞有州縣虧空錢糧百姓情願代賠者此
端斷不可開虧空之員未必愛民況百姓貧
富不等斷無闔縣情願代賠之理或係棍蠹

勾連借端科斂或不肖紳衿一向出入衙門通同作弊及本官被叅猶冀題留復任因而號召多事之人連名具呈稱係闔縣願賠後官畏懼承追處分接呈入手卽差役按里追呼名曰樂捐其實强派累民不淺嗣後紳衿富民情願協助者聽其自行完納其有闔縣具呈者卽將爲首之人治以重罪如府州縣官擅准派賠著該督撫查叅重處至因公那移之項依限全完定例准其開復嗣後督撫

題報全完即給咨本官令其隨本引見朕觀其人可用者即用如不可用以原品休致其年老及不願補官之人亦於本內聲明給還原職不必來京爾部行文直省督撫一體遵行

辛卯

上諭漕運總督及直隸山東河南巡撫等各省旗丁運糧進京沿途水次理應奉公守法乃數年前浙江湖廣糧船運丁因懷挾私忿彼

此爭鬬逞其兇頑持戈放箭致有殺傷又聞
前歲之冬糧船守凍在山東地方竟行搶奪
擾害居民去歲回空又聞强取百姓衣物此
等妄行皆大干法紀嗣後總漕若不嚴加禁
約仍然寬縱直隸山東河南巡撫即轉飭沿
河官弁不時稽察倘犯法爲非即分別輕重
按律治罪不得稍有徇縱推諉以長刁風若
仍前有爭鬬傷人及搶奪擾民之事該督撫
即行奏聞請旨於彼地正法決不寬貸可預

行曉諭各省運丁知之

五月甲辰

上諭戶部朕惟漕運關係甚大經費本無不敷而運丁恣行不法者皆由官弁剝削所致如開兌之時糧道發給錢糧任意扣尅運丁所得十止八九而僉丁之都司監兌之通判又多誅求及至啓行沿途武弁借催趲爲名百計需索又過淮盤查私貨徒滋擾累究屬無益運丁浮費既多力不能支因而盜賣漕糧

偷竊爲匪無所不至矣嗣後各省糧道給發錢糧不許扣尅分釐沿途武弁不許借端需索運丁除包攬抗違外所帶些須貨物亦無庸苛刻盤查至江浙船政同知經管修造糧船侵漁尤甚此官於漕政毫無裨益著即裁去爾部行文各督撫不時查察如有仍前需索等弊立即指參從重治罪庶運丁漸有起色自必保守身家凛遵約束禁官弁之侵削即所以戢旗丁之刁悍也

六月甲午

上諭五旗王貝勒貝子公等凡王府等佐領下人有用於部院者有用於外省州縣者王等宜爲國家得人起見奬成循吏俾勤勞官職竭力自効王等亦與有光榮乃反令其酷害地方百姓侵尅錢糧妄取財物汝爲伊主顔面置於何地耶如王成歷一州縣官伊主星尼一公爵耳向勒取銀兩數千若屬於王府而爲大員者尚可問乎今將王成勲一事遍

諭五旗王貝勒貝子公等嗣後倘仍不悛改
再有發覺朕必將五旗王府佐領下人一槩
裁革永不敘用

庚子

上諭江西巡撫裴𢓕度朕惟除莠所以安良黜
邪乃以崇正自古爲國家者綏輯人心整齊
風俗未有不以詰姦爲首務也聞江西地方
頗有邪教大抵妄立名號誑誘愚民或巧作
幻術夜聚曉散此等之人黨類繁多蹤跡詭

秘苟不絕其根株必致蔓延日甚地方各官倘務姑息不行訪拏是養奸也澄清風俗之謂何該督撫亟當嚴飭各屬密訪爲首之人嚴加懲治能去邪歸正者則予以從寬如有出首者卽酌量獎賞務令萌蘖盡除奸民屏跡風俗人心咸歸醇正倘或仍前因循不能查禁事發之後該管官一併從重議處此等查禁之事亦不必張大聲勢以駭衆聽惟當留心密訪設法緝獲祇將爲首者重懲其餘

被誘惑者槩不深究如此方合朕意假若不肖有司借此恐嚇平民波及無辜則不特無益而反有害矣須飭諭屬員知悉

八月丙申

上諭貴州提督趙坤安靜近於因循振作近於多事迹雖相類而其實不同無事時不可多事有事時不可因循要在審觀時勢相度機宜而爲之方能中其肯綮也若一味苟且彌縫置庶務廢弛而不問則爾等職任封疆之

謂何然不熟思審處謀及始終而孟浪從事
脫至有損國威則尤其不可者也總在爾等
文武大員正己率屬勤愼自勵誠以馭下公
以考績營伍旣皆整飭有司又復廉明則兵
民和輯根本固矣果能若此遇愚頑苗猓或
以德化或以威服胡令不行曷禁不止耶可
與撫臣同心協力治理地方務宜夙夜敬謹
精勤勿懈以革除習弊遏黠民於衽席之安
方不負朕諄諄告誡企望之殷也

十月癸巳

上諭直省督撫提鎮等從前題奏事件俱有部費朕屢次降旨嚴禁今聞仍蹈前轍凡事不講部費不能結案各衙門書吏勢難枵腹辦事酌量稍給紙筆飯錢於理猶無違礙何得費至盈千累萬以遂小人無厭之求況各省大臣題奏事件俱朕親覽交部定議及議覆時朕詳覽獨斷在各省大臣何不自信甘受蠹役欺誑耶至會考府係朕新設特爲稽查

各部諸弊以清錢糧之出入會考府王大臣
朕可保其無受使費之理今聞有一二省畏
懦不明之大臣另加一倍使用殊可痛恨嗣
後著永行禁止若經朕查出與受一體治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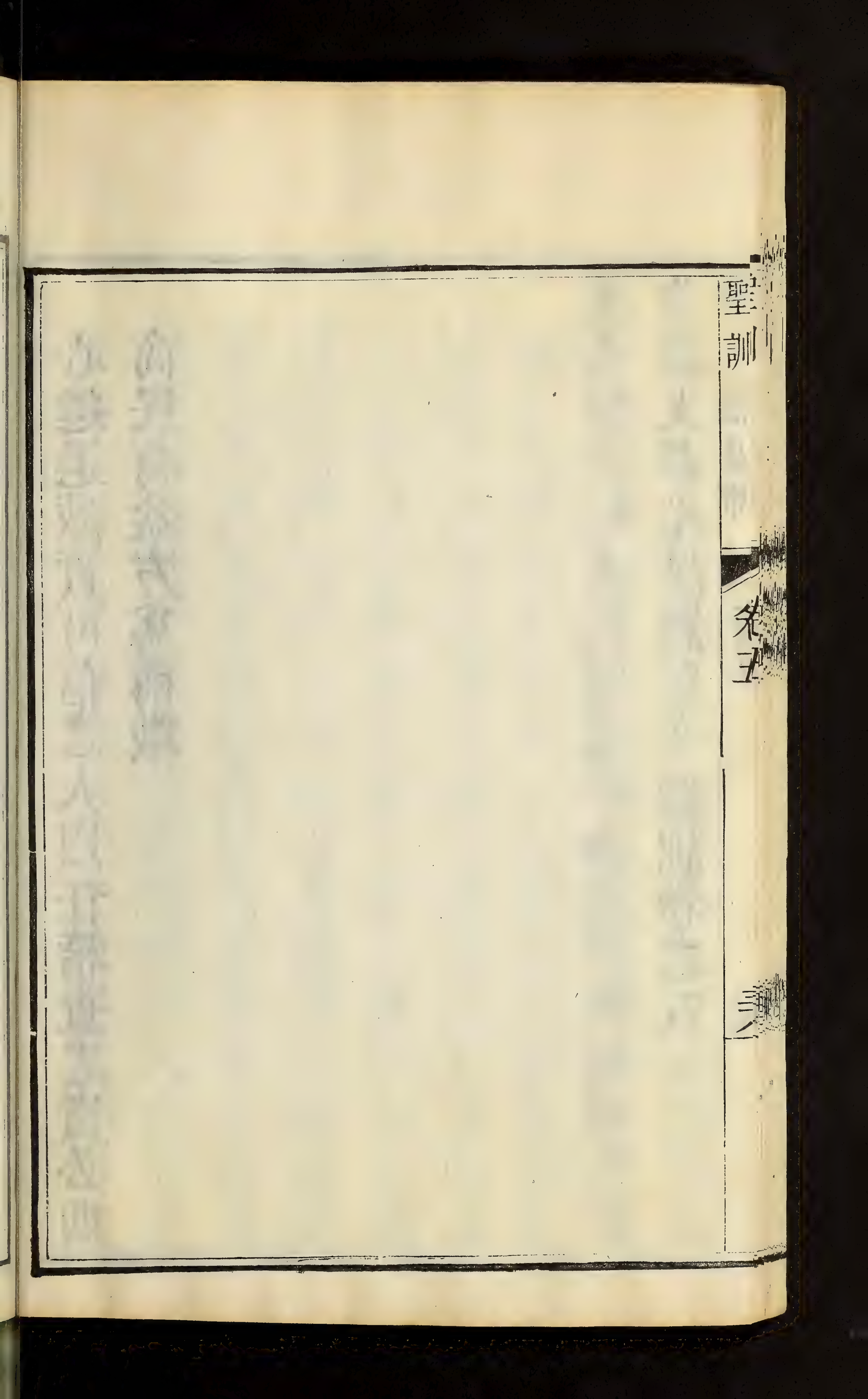
十一月甲辰

上諭各省兼管關稅之巡撫等朕念商賈貿易
之人往來關津宜加恩恤故將關差歸併巡
撫兼管以巡撫爲封疆大吏必能仰承德意
加惠商旅也但各關俱有遠處口岸所委看

管之家人賢愚不一難免額外苛求及勒取飯錢等弊稍不如意則縛送有司有司礙巡撫之面徇情枉法則商民無所控訴矣嗣後將應上稅課之貨物遵照則例逐件開明刊刻詳單分發各貨店徧行曉示使衆皆知悉其關前所有刊刻則例之木榜務令竪立街市人人共見不得藏匿屋內或用油紙掩蓋以便高下其手任意苛索立法如此自能剔除弊端但爾等受朕委任之重尤當仰體朕

心遴選誠實可信之人以任稽查之責必期
商民有益方爲稱職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五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六

聖治二

雍正三年乙巳三月丙寅

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大臣等之家人互相黨比結爲兄弟鑽營請託之處甚多大臣等彼此和洽其請託固不待言如彼此不睦家人從中或爲調停或爲激怒千態萬狀各欺其主以圖已利伊主爲其所惑不能辨别是

非反爲家人所用而忘已之利害獲罪敗名不可勝數此朕數年來所深知亦衆人所共知也此等事大有關係不可不嚴行禁止著交與步軍統領五城官員凡大臣等之家人如有嫁娶筵席延請親友等事令各稟明家主然後舉行儻有私結黨與約爲兄弟彼此會飲藉以請託事件者卽行嚴拏治罪將此通行八旗曉諭

丁卯

上諭雲貴總督高其倬等聞黔省狆苗最爲不法上年三四月間輒敢蟻聚搶奪集市至八月間撫提會調兵丁二千名委員進勦於九月行至定番州兵丁強買民物喧閙罷市暮抵谷藺地方夜火不戢又復焚燬熟苗五寨以致民苗合圍射傷官兵夫師出以律乃沿途騷擾平民激變熟苗種種強橫何漫無法紀竟至如此且狆苗及紅黑諸苗之巢穴附在各州縣者種類不一出沒無常朕意與其

有事而加勦撫孰若未事而預爲計畫黔省
文武各官委靡成風匪伊朝夕爾等須大爲
整頓身先倡率文自司道以至府州縣衛惟
撫恤是務武自鎭協以至叅遊備弁惟操練
是勤務使民無派累之苦兵無怠玩之習將
見各處向化熟苗必皆舉踵企慕擇其頭目
中淳良可用者令該管官宣播恩德加以優
賚俾各愛養所屬以備驅策其有干紀犯科
者從而重懲以示警戒不一二年間內地之

民莫不感激奮勵已附之夷人胥皆畏威懷
惠彼狆苗及紅黑諸苗多與漢姦聲氣相通
自當俛首帖耳望風惕息猶敢縱肆猖獗乎
設有怙惡不悛者亦必審查果係族類衆多
稔惡渠魁始遣熟苗頭目先行招撫撫之不
從然後行知所在將弁塞其奔逸之路一面
命熟苗頭目率伊部落前往勦捕大兵從而
繼之自獲全勝所獲牲畜等物即須賞熟苗
酬其功績將勞績尤著之輩或奏請賜一職

銜如是平定一二處則其餘不待招撫而歸誠恐後矣至於直省各員俱有火耗羨餘畀之養廉黔省錢糧額寡耗羨無幾或以養廉不足加派民苗然州縣員缺較他省無多猶易爲設法莫若將各項陋規通盤查清卽以本省之所出還濟本省之公用似屬允協聞自巡撫提鎭及司道等官各有納糧官莊每歲收米千百石至數十石不等府州縣亦間有之此皆國家正賦豈容私行隱佔又聞貴

陽鎮遠安順普安四處榷稅每歲抽收一二萬金而報解正項不過數千思南威寧黔西大定畢節等處俱有過往牛馬銅鹽并落地等稅每歲可收至八九千金少亦不下二三千金而報解正項不過數百此等府州縣養廉太覺有餘至若都勻思州石阡平越獨山麻哈廣順定番清鎮安平等處養廉又甚屬不足一省之中豐嗇懸殊安可不爲調劑嗣後爾督撫應將各處稅課逐一清查每年盈

餘若干量留該管官養廉餘者貯庫并將文武各員所佔官莊交納之米盡數貯倉闔省錢糧耗羨一總提解合此三項通行會計自巡撫司道以下及府州縣分別衝僻繁簡酌定養廉之數而派與之如此則溥遍均平缺美者無虧空之虞缺苦者亦不至科累民苗上下俱無染指各員咸得奉公盡職矣再者除養廉外量存數千金貯司庫以備賞犒兵丁苗猓之用亦未始非裨益地方之一助也

爾等其周思詳議具摺陳奏務令官民爾賴可以永久行之無弊庶幾地方寧輯民苗樂利以副朕懷遠籌邊之至意

七月己亥

上諭大學士等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朕自臨御以來凡大小文武官員俱親加看驗考試補用至降革罰俸等項處分必再三詳審務使情罪允當不令稍有屈抑今吏兵二部銓選處分則例刊刻遵行已久其中不無

前後互異之處又現行則例有未經校刻者部內抄白存查遇事引用外官無由得知姦胥猾吏因而高下其手亦未可定今律例館纂修律例將竣著吏兵二部會同將銓選處分則例并抄白條例逐一細查詳議應删者删應留者留務期簡明確切可以永遠遵守仍逐卷繕寫并原書進呈朕親加酌量刊刻頒行再書肆有刻賣六部則例等書行文五城並各直省督撫嚴行禁止

癸亥

上諭直隸總督李維鈞聞近京各處地方橋梁道路多被潦水淹沒行旅維艱諸物騰貴朕心甚爲軫念爾可轉飭各地方官悉心籌畫其大路中積水之處作何疏洩窪坦之處作何修墊通州一路可交與副將賽都通永道高鑛古北口一路可交與總兵何祥書及該管州縣官宣府一路可交與總兵許國桂及該管州縣官至近京一帶可交與大興宛平

良鄉涿州等州縣俱速令其相度地勢設法修理使行旅之人通行無阻不可借端差派以便民之政反致累民

雍正四年丙午正月癸丑

上諭大學士等朕今日坐勤政殿以待諸臣奏事乃部院八旗竟無奏事之人想諸臣以朕駐蹕圓明園欲圖安逸故將所奏之事有意簡省耶朕因郊外水土氣味較城內稍清故駐蹕於此而每日辦理政事與宮中無異未

嘗一刻肯自暇逸已曾屢降諭旨切告廷臣令其照常奏事若朕偶欲靜息自當曉諭諸臣知之儻廷臣不知仰體朕心將陳奏事件有意簡省是不欲朕駐蹕圓明園矣又見各衙門奏事有一日擁集繁多者有一日竟無一事者似此太覺不均以後八旗定爲八日各分一日輪奏部院衙門各分一日輪奏六部之外都察院與理藩院爲一日內務府爲一日其餘衙門可酌量事務之多寡附於部

院班次每日一旗一部同來陳奏則朕每日皆有辦理之事而不來奏事之大臣又得在京辦理誠爲妥便至朕聽政辦事及百官齊集之日原不在輪班奏事之數次日仍按班前來若該部院衙門輪班之日無事可奏其堂官亦著前來恐有召問委辦之事亦未可定其緊要事件仍不拘班次即行啓奏

二月辛卯

上諭八旗都統等朕常飭八旗大臣八旗爲本

朝根本凡係生計禁令習俗等事屢經申降
諭旨從前
皇考之時恩賞稠疊歷經多年而滿洲等生計
竝不見其滋殖轉益減損者皆法令懈弛之
故也今八旗兵丁貧乏之卽將倉糧國帑盡行
頒賜朕固不惜但使隨得隨盡曾不浹旬遽
卽蕩然亦何濟之有竝有將原置房產變易
無遺者若於此輩加以顧恤不但惡者無所
懲卽善者亦無由勸矣凡此不肖人等各叅

領佐領理宜痛加懲治如終不改卽應革退以爲不肖者戒大臣等果能視兵如子懲惡獎善併責令叅領佐領等不時教導何事不成今大臣等但知不通賄賂不徇情面以校射爲要務勤加操練而已不知爾等職任正不止於此也必敎以典禮倫常及治生之計俾各好善惡惡崇儉戒奢方可謂教育有成嗣後大臣及叅領等宜痛加勉勵竭誠管理不可仍前粉飾再佐領下人等俱關係一佐

領教導之事較大臣叅領等更爲切近如原
管佐領世管佐領或係年尚幼穉或質甚愚
昧或衰老不能辦事應行查明如係伊祖父
原管及因宣力所得之佐領只給伊佐領之
俸勿令管理事務另於該旗大臣官員內擇
其能管理者令其兼管至驍騎校亦屬緊要
若皆得其人佐領下事務自必整理儻爾等
仍不加意整飭使兵丁等生計無所資益俟
過三年朕查閱之時斷不輕釋也

五月壬辰

上諭川陝總督岳鍾琪從來滿洲兵丁情性質朴奉公守法不知爭論財物自圖便利亦未聞於該管上司前有控告錢糧等事昔年福州漢軍駐防兵丁因爭競馬乾錢糧

聖祖仁皇帝將爲首之人重懲附和之人分别治罪蓋恐其漸成惡習故用法以儆將來也每見旗人爲上司往往袒護旗人亦有故意刻待旗人袒護漢人以示公者漢人爲上司

又往往袒護漢人亦有故意刻待漢人袒護
旗人以示公者此皆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朕
君臨天下一視同仁惟期事事公平不肯稍
有偏向如滿洲駐防兵丁其所得錢糧馬乾
等項較綠旗兵丁爲多此非厚待旗人也蓋
綠旗兵丁係土著之人經營度日稍覺容易
滿洲兵丁於錢糧之外無所資藉故特加恩
惠以養贍之旗兵既有多得錢糧之處則不
應復占綠旗之分例今據奏鍾保詳稱寧夏

滿兵初到採買米石草束實難請將夏朔二縣實徵草束并額徵一萬五千石之米盡給滿兵以折價給與綠旗兵丁此奏甚屬錯謬若云折價足敷採買之用則綠旗可以採買滿兵即可以採買且地方官亦可以採買矣若云折價不敷則滿兵不敷綠旗兵亦即不敷矣兵丁同爲朝廷豢養之人滿洲素性尚義輕財豈肯奪綠旗兵丁之利以自便其私乎據云詢問綠旗兵丁欣然樂從凡辦事秖

論理之當行與否若於理當行豈因綠旗兵丁不願而遂停止乎若於理不當行卽綠旗兵丁情願固屬可嘉獨不計及滿洲兵丁之顏面乎又稱所需白米每石以一兩五錢折價爲數無幾等語國家有一定之經費若屬應用則數千數萬亦不爲多若不應用則一絲一粟亦宜察核豈有因數目不多而遂可任意增添乎况爲數不過七百餘金卽將此分與三千人衆爲利幾何而令滿兵徒受與

國家較量錙銖之名乎鍾保身爲藩司料理
軍餉乃其專責滿洲兵丁所需米石草束著
交與鍾保管理採買散給不得稍有虧缺若
借端貽累地方朕必加重處俟辦理數年兵
丁住久熟習之後再行奏聞令兵丁各自採
買

六月庚午

上諭總督倉塲侍郎等旗丁輓運天儲每歲勤
勞朕屢降諭旨加恩優恤欲其俯仰充足不

至匱乏近聞糧船抵通石壩經紀勒索斛費每船至三十金在從前旗丁多帶貨物射利營私所過地方不無需索煩擾故抵通之後有此陋規今各幫旗丁遵守法度押運官弁約束亦嚴所帶貨物有一定額數不敢多攜除所給行月糧外安有餘貲以為斛費爾倉場總督可嚴飭坐糧廳申飭經紀嗣後糧船抵通除應加耗米外不得借斛費名色索取銀兩亦不得淋尖踢斛以致正糧虧缺苦累

旗丁儻有違者必嚴加治罪若該管各官失於覺察經朕訪聞亦必從重議處

丁丑

上諭管理旗務王大臣等爾等遇會議事件緘默不言者甚衆轉以言者爲專擅似此何以議事朕因將爾等分別定爲班次前議大臣一班後議大臣一班如會議事件限以二十日者前議大臣十日後議大臣亦十日前議大臣於限內議定立稿與後議大臣公同閱

看如所議皆符卽定議具奏或有不符著另議具奏仍將另議之處告知前議大臣有願另奏者亦准其另奏如此則學習之人亦得諳練事體矣將此著爲定例

七月戊戌

上諭直省督撫布按等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廉潔爲本但封疆大吏職任甚鉅洪範所稱有猷有爲有守三者並重則是操守者不過居官之一節耳安民察吏興利除弊其道

多端儻但恃其操守博取名譽而悠悠忽忽於地方事務不能整飭經理苟且塞責姑息養姦貽害甚大蓋此等淸官無所取於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爲非而豪强者頌之故百姓之賢不肖皆稱之無所取於屬員而亦不能禁屬員之不法故屬員之賢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親戚犯法則姑容而不行叅革地方之强紳劣衿生事則寬待而不加約束故大臣紳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

久蓄甚至胥吏作姦而不能懲盜賊肆行而
不能察故自胥吏至於盜賊皆樂其安靜而
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務廢弛朝廷訪聞加以
譴責罷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羣然歎息以爲
去一淸廉上司爲之稱屈此則平日模棱悅
衆違道干譽之所致也夫操守雖淸而皆顧
惜情面一味遷就求容悅於人自使內外之
人譽之者多若操守旣更勝於他人而又能
實心任事整飭官民不避嫌怨因而遂不滿

衆人之意或謗其苛刻或議其偏執或譏其驕傲故意吹索加以評論此風若不悛改必至封疆大吏皆以實心任事整理地方爲嫌相率而爲苟且之計吏治何所倚賴乎朕深望爾等爲明體達用之全材而深惜爾等爲同流合俗之鄉愿故諄諄誥誡不憚周詳此春秋責備之意勉之凜之

八月庚申

上諭吏部戶部直隷地方旗民雜處猾吏舞文

太監戚屬散處州縣兼皇莊王公等莊屯全在其間地方官往往掣肘今直隸虧空倉糧四十二州縣特行揀選人員命往令其清理倉庫整飭地方但直隸書吏積弊凡新官到任一切文卷悉行藏匿州縣官因限期嚴迫急而求之方始取出由是墮其術中以後事件皆任其把持爲害甚大州縣官能鈎致其隱而重置之法者不可多得錮弊相仍朕知之甚悉已諭令總督李紱嚴查但流弊既久

命往各官徹底清查必需時日一切案件勢難依限完結恐有遲延之虞著將直隸各州縣現在欽部案件一年之內暫行寬限庶各員得以從容釐剔積弊可除再直隸州縣太監之父兄弟姪在地方不無生事本人亦未必盡知可令該州縣大事照例詳報總督具題小事徑報內務府內務府傳該太監曉諭令其自行約束如仍不悛改內務府卽酌量懲治內府大糧莊頭并諸王大臣莊頭如有

生事梗法之處大者仍申報總督具題細微事件屬內務府者申報內務府懲治其餘莊頭人等申報都察院轉行各該管官員懲治不必奏聞

九月壬子

上諭內閣賭博之事最壞人之品行若下等之人習此必至聚集匪類作姦犯科放僻邪侈之事多由此起若讀書居官之人習此必至廢時失事志氣昏濁何能立品上進乃向來

屢申禁飭而此風尚未止息深可痛恨若不
嚴禁賭具究不能除賭博之源著京城內外
及各省地方官將紙牌骰子悉行嚴禁不許
貨賣違者重治其罪嘗有窩賭之家誘人入
局以取其利嗣後准輸錢之人自行出首免
其賭博之罪仍追還所輸之銀錢庶使賭博
之人有害而無利則其風可以止息又見漢
軍惡習常以工於馬弔互相誇尚夫旣已居
官則應辦之事務甚多日夕不遑尚恐遲誤

安有餘閒爲此無益之戲且聞有上司與屬員鬭牌爲樂者尤非體統大玷官箴嗣後若有司官員鬭牌賭博著該管上司及該督撫指名題叅至禁止賭博宜如何定例之處該部議奏

雍正五年丁未二月庚申

上諭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督撫提鎭等狆苗素稱兇悍加以漢姦販棍潛藏其中引誘爲惡以致燒殺刦掠毒害善良居民深受其擾今

督臣鄂爾泰等奉旨勦撫業已擒獲兇苗販棍正在撫恤地方籌畫久遠之計朕聞滇黔蜀粵四省接壤之區猺猓雜處不時統衆越境讐殺擾害鄰封地方文武官員往往以責任不專彼此推諉苟且因循以致壓案莫結者甚多此天下之共知共聞者如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之苗目阿九等互控一案遷延數年之久尚未審理朕已降旨督責此即其明

證也況各省所設汛防在於腹內而猺猓則環居腹外防範難周遇有殺掠必待事主稟報始行追捕往返躭延兇徒已遠遁矣四省督撫提鎮宜各委賢員於四省接壤之地勘明界址凡猺猓販棍往來要路設立營汛派撥遊守等官帶領弁兵駐防稽察儻有越境讐殺刦掠之事即時擒解不使漏網其委防弁兵以一年爲期即於四省附近營伍內輪流撥換如一年之內無越境生事之人及有

而能逐名拏獲者四省督撫提鎮會同保題
從優議敘兵丁量加賞賚倘有貪功生事騷
擾地方者立即題叅從重治罪

甲子戸部議准御史陳學海條奏直省
徵收錢糧例有火耗請敕下各督撫查
核酌定畫一遵行

上諭曰火耗原非應有之項乃迫於時勢不能
全行禁革耳故加耗重者必重治其罪而賢
員愛養斯民將舊有之數亦可輕減若一經

督撫題定數目則火耗遂成定額雖遇清廉
之官亦不能裁減而遇貪劣之員又將多取
於此數之外以飽私槖必致重累民生該御
史請令督撫具題該部卽照所請議覆均屬
不合此處不准行

閏三月己卯

上諭內閣三農仰資雨澤所重尤在春時今年
三月間直隸地方雨暘不一朕念切民依時
時體訪昨閏三月十一日京師及近畿之地

俱得雨澤而薊州僅有微雨不能霑足朕向來屢降諭旨凡水旱災祲之故或因朝廷政事缺失或因該省大吏及該郡邑有司有乖職守各致愆尤或因本地風俗偷薄人情澆漓此數者皆足以上干

天和致使陰陽違序古人言此最爲詳備而朕研究天人感應之理確然知其不爽是以往復諄諄訓諭中外期於共相儆勉修人事以格

天心此念無一刻或忘也今春畿輔遠近雨澤不均朕再四思維不得其故昨見保定府舉人蘇庭條奏請將本年帶徵錢糧緩其徵收而又故爲迫切愁苦之詞欲以聳動朕聽卽此可知小民之心無時饜足當收成偶歉之際朕多方拯恤比歲緩徵而小民皆習視爲固然迨及歲已豐熟全不念租賦乃惟正之供輸將乃分内之事仍思遷延僥倖遂其私心轉覺納科完糧爲意外之事相對輾轉志

氣不舒遂致上干
天和甘雨不能應時而降旣忘朝廷撫綏保護
之深恩又忘
上天錫福惠民之大德人情如此尚得謂之風
淳俗厚而可邀
上天之眷佑乎夫錢糧出於地畝凡應完國課
者皆係有產業之家並非無力窮民可比豈
有上年豐收之時全不籌及於今年國課之
理假若民力果屬艱難該地方大吏有司自

然體朕宵旰勤民之至意暫緩催科斷不忍過於迫急竭民力而違朕旨也朕因小民習染既久私欲難除不識君民一體之情不知天人感召之理致干

上蒼譴責垂慈示儆朕心深用憫惻切加訓飭果能遵朕諭旨安分守法循理奉公則俯仰寬舒心志暢適古人云和氣致祥將見五風十雨大有頻書斷不憂水旱災祲之爲累若宵小無知以爲朕因催科降此諭旨則不但

不知朕教養之深恩抑且昧天人感召之理矣著直隸總督督率有司體恤民隱教養兼施將朕此旨通行出示曉諭務使遠鄉僻壤之民詳悉知之

四月癸丑

上諭內閣朕以移風易俗爲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爲良民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近聞江南徽州府則有伴

儅寧國府則有世僕本地呼爲細民幾與樂戶惰民相同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乃係彼姓伴儅世僕凡彼姓有婚喪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箠楚及訊其僕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實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此朕得諸傳聞者若果有之應予開豁爲良俾得奮興向上免至汚賤終身累及後裔著該撫查明定議具奏

乙卯

上諭八旗大臣內務府總管等直隸州縣緝拿逃盜每每察訪至內務府莊頭之家而莊頭等護庇不令緝捕以致逃人盜案匪類不絕再八旗在屯居住人等多係不思上進怠惰浮薄之輩竟有窩藏逃盜欺陵百姓好事妄爲者若不嚴加約束必至妄生事端八旗都統內務府總管等行文直隸總督及巡察御史嗣後內府莊頭及鄉居旗人有窩藏逃盜

在家者地方官差役搜捕有抗拒者卽將窩家一併拏究或有不守本分酗酒生事妄爲者該地方官卽行詳報總督若係旗人由總督移咨該旗係內務府莊頭移咨內務府該旗及內務府將應行審理者卽行審理應行拏送者卽行拏送若有遲延違誤將爾等治罪若地方官徇隱不行詳報總督或已詳報而總督不行移咨各該管處者被巡察御史題參該總督及州縣官一併嚴加議處巡察

御史徇隱不行查參或別案發覺或經朕訪聞務必重治其罪如此立法則內府莊頭及居鄉旗人各知警戒畏法守分而直隸地方窩藏逃盜之弊可清於鄉居旗人百姓亦大有裨益

九月丙子

上諭各省督撫藩臬等朕宵旰勤勞時以教養萬民為念所頒諭旨皆正德厚生之要務實切於民生日用者乃聞向來諭旨頒至各省

不過省會之地一出告示州縣並未遍傳至於鄉村莊堡偏僻之區則更無從知之矣如禁止黃銅賭博宰牛等事朕爲百姓籌畫者委曲周詳而地方官員有司不行禁約上司置若罔聞無怪乎百姓之迷而不悟也京師乃五方雜處之地凡禁約之事較他省爲難今京城內外市賣銅器及羣聚賭博者俱已禁止豈外省轉不能行乎他如淸查保甲積貯社倉之類行之必以其漸地方始無紛擾

若驟然舉行而迫之以官法姦胥猾吏將借端為非轉為小民之累令觀地方大吏於應當從容辦理之事則急切為之而於一時可以禁止之事實有益而無害者則漫不經心豈非緩急失宜先後不得其序耶至於邪教妖言大有關於人心風俗該地方官一有所聞即當留心根究庶可以消姦宄而安良善所謂防微杜漸也若下司隱匿不報或上司知之又欲化有事為無事勢必致姦宄漏網

匪黨無所忌憚附和者愈衆則將來株連者愈多是本欲息事而轉致多事故不如懲治之於早也各省督撫藩臬皆地方大吏勉之毋忽

十一月戊午江西巡撫布蘭泰參奏蔚州參將裴魁虛冒名糧請革職究追

上諭內閣武弁虛冒糧餉幾分乃歷來積弊較有司之貪贓枉法累及國計民生者似有分別該上司等應預行嚴飭令其悛改爲國家

愛惜人才若切加訓誨仍不遵奉則當叅革治罪今布蘭泰到任伊始尚未教導屬員遽以空糧幾分將裴魁叅奏未免過刻若督撫等皆如此劾叅恐有用之才受微愆之累而不得改過自新者多矣朕念裴魁從前効力從寛免其究問著降三級畱任朕此番降旨將裴魁寛免深恐各省武弁等尅扣兵糧而該管上司等徇情寛縱者由此漸多若照例將裴魁治罪則又恐各該上司以此事叅處

爲是因而刻意搜求使可用之員遽行黜革實屬可惜是以朙降諭旨凡此寬嚴輕重之間朕實以至公之心而權衡於至當之理封疆大臣等祇遵朕訓隨事察理因時制宜遇屬員中之小過當加訓戒容其改悔自新方能事事合乎公平至當也

壬戌

上諭內閣朕日理萬幾勤思上治凡外省來京之小臣如州縣佐貳等官常令引見并許條

奏地方事務數年以來覽所奏甚多其中指陳近理言有可採者或交部議或即准行此皆朕留心政治期有裨益於地方之意也特恐行之日久致生弊端或各省督撫藩臬等見地方事務有不便自行陳奏之處因授意於屬官令其寫入條陳之內亦未可定朕防微杜漸不得不預行曉諭倘有此等則顯蹈欺罔之罪一經發露斷不寬貸至朕屢頒諭旨訓勵臣工總爲國計民生之至要各省督

撫諸臣自當實心遵奉但恐前任督撫所奉之諭旨接任者未曾備悉或致日久廢弛著各省督撫等將歷來所奉諭旨俱繕錄成冊一一詳載以便每日觀覽觸目警心并將此冊交代不許失漏藏匿如此則前任奉行之諭旨後任仍得知所遵循觀覽之際悉如親承朕訓於國計民生庶有裨益

十二月己亥

上諭兵部向來雲貴川廣以及楚省各土司僻

在邊隅肆爲不法擾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讐殺爭奪不休而於所轄苗蠻尤復任意殘害草菅民命罪惡多端不可悉數是以朕命各省督撫等悉心籌畫可否令其改土歸流各遵王化此朕念邊地窮民皆吾赤子欲令永除困苦咸樂安全並非以烟瘴荒陋之區尚有土地人民之可利因之開拓疆宇增益版圖而爲此舉也今幸承平日久國家聲教遠敷而任事大臣又能宣布朕意勦

撫兼施所在土司俱已望風歸向並未重煩
兵力而願爲內屬者數省皆然自此土司所
屬之夷民卽我內地之編氓土司所轄之頭
目卽我內地之黎獻民胞物與一視同仁所
當加意撫綏安輯使人人得所共登袵席而
後可副朕懷也但地方遼濶文官武弁需員
甚多其間未必盡屬賢良之輩且恐官弁等
之意以爲土民昔在水火今旣內附已脫從
前之暴虐卽略有需索亦屬無傷此等意見

則萬萬不可著該督撫提鎮等嚴切曉諭不妨至再至三且須時時留心訪察稍覺其人不宜苗疆之任卽時調換並嚴禁兵丁胥役生事滋擾務俾政事清明地方寧謐安居樂業共享昇平倘有不遵朕旨絲毫苛索於土民地方者著該上司立卽叅劾重治其罪卽係平日保舉之人亦不可爲之容隱果能據實糾叅朕必宥其失察之愆嘉其公忠之誼該督撫提鎮等可共體朕心各盡懷保邊民

之道

雍正六年戊申三月壬子

上諭內閣覽福建巡撫常賚奏稱羅源縣孝子李盛山割肝救其母病傷重身故請加旌表部議以割肝乃小民輕生愚孝向無旌表之例應不准行朕思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臨御萬方立教明倫與人爲善而於此例愼予旌表者誠天地好生之盛心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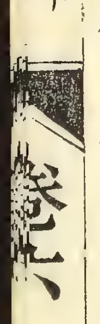
人覺世之至道視人命爲至重不可以愚昧而誤戕念孝道爲至宏不可以毀傷爲正理立法垂訓實有深意但向來地方有司未嘗以聖賢經常之道與國家愛養之心明白曉諭開導編氓是以愚夫愚婦救親而捐軀殉夫而殞命者往往有之既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恐無以彰其苦志而慰其幽魂所以數十年來雖定不予旌表之例而仍許其奏聞且有邀恩於常格之外者仰見

聖祖仁皇帝哀矜下民之
聖心固如是之周詳而委曲也孝經曰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事
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此皆
言人子一身乃父母之遺體雖一髮一指不
可偶有虧損以傷父母之所貽也孔子曰父
母惟其疾之憂蓋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
偶有疾病尚以爲憂設有不肖忤逆之子父
母且恕而矜之若純孝之子則父母之憐愛

又當何如也若以已身患病之故致其子割肝肉以充飲饌和湯藥縱其子無恙父母之心斷無不驚憂慘惕不安之理況因此而至於傷生又豈父母所忍聞者乎夫父母有疾固人子所當盡心竭力之時而孝道多端實不容効命捐軀於一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人生孺慕之誠原通百年而無間者也人子一身承先啓後負荷甚鉅若舍生殞命於倉猝之間而忘宗祀

繼續之重非所以為孝也况人子於親本乎天性儻能盡至誠純孝之實則親病雖篤呼籲請禱力省一身之過誓願為一正人如此必能感天地動鬼神何須割肝刲股以為囘生之良劑乎家庭之行惟在至誠至敬善體親心不必以驚世駭俗之為著奇於日用倫常之外也至若婦人從一之義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而其間節婦烈婦亦有不同者烈婦以死殉夫慷慨相從於地下固為人所

難能然烈婦難而節婦尤難蓋從死者取決於一時而守貞者必歷夫永久從死者致命而遂已守貞者備嘗夫艱難且烈婦之殉節捐軀其間情事亦有不同者或迫於貧窶而寡自全之計或出於憤激而不暇爲日後之思不知夫亡之後婦節之當盡者更多上有翁姑則當奉養以代爲子之道下有後嗣則當教育以代爲父之道他如修治蘋蘩經理家業其事難以悉數安得以一死畢其責乎




是以節婦之旌表載在典章而烈婦不在定例之內者誠以烈婦捐生與割肝刲股之愚孝其事相類假若倣傚者多則戕生者衆爲上者之所不忍也向來未曾通行曉諭朕今特頒諭旨著地方有司廣爲宣布務期僻壤荒村家喻戶曉俾愚民咸知孝子節婦自有常經而保全生命實爲正理則倫常之地皆合中庸不負國家教養矜全之德矣儻訓諭之後仍有不愛軀命蹈於危亡者朕亦不概

加旌表以成閭閻激烈之風長愚民輕生之習也

己未吏部帶領無錫縣知縣江日容崑山縣知縣朱紘引

見

上諭曰縣令乃親民之官最爲緊要得其人則一縣之事無有不理不得其人則一縣之事必多廢弛蓋以縣令於百里之內民事可以周知若果實心辦理則古人所謂無一夫不

獲其所者乃力所能爲非空文也向來州縣往往以民風之樸魯者謂爲馴良而可愚以民風之秀頴者謂爲巧詐而難御如無錫崑山自來皆苦煩劇殊不知地方所以難治者皆由縣令未能實心辨理之故耳若果實心實政惠澤及民則秀頴之俗其易治尤甚於樸魯如無錫崑山地方人多稟山川之秀氣讀書明理者多人心之公道易於感動非如愚樸之人賢否不能一時立辨也縣令果毫

無欺僞其效卽旋至而立應有何煩劇難治之理乎凡天下小民總不可欺視之雖若顓蒙而有司所行之政毫不能掩其耳目但可以正感而不可以術馭至於州縣徵收錢糧人人皆知寓撫字於催科然皆逐末不知其本夫正供之項小民無不樂輸緣不肖有司每於額外浮派以求贏餘或朘民脂膏希圖肥己或上司勒索借爲逢迎以致吏胥乘間中飽百弊叢生小民不勝苦累遂有姦猾之

徒得持官府之短長抗糧包攬任意拖欠醇良者亦輸納不前矣若州縣潔己愛民毫無浮派則民間正供乃義當完納之項何憚而不早完乎惟當於肯完正供者實意撫恤於實在抗欠之頑戶嚴其催比毫不瞻顧此乃寓撫字於催科之道也卽如為政之道不外寬猛兩端傳云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者非謂行數端寬縱之事隨濟以數端之猛行數端猛烈之事隨濟以數端之寬也惟在斟酌於

情理之中宜寬而寬而不失於慢宜猛而猛猛而不失於殘寬猛咸得其宜乃爲相濟之道未有遇事之先橫寬猛之念於胸中之理也此皆庸迂者錯會古人之意耳向來地方官多有欲借鄉紳之游揚則交結鄉紳而欺陵百姓或欲百姓之稱譽則袒庇百姓而摧折鄉紳不知百姓爲國家之赤子豈可徇巨室之私交而肆其陵虐至於鄉紳或祖父爲國家宣勞或己身爲國家効力又豈可使

簪纓之族轉賤於編氓而故爲摧抑乎是鄉紳百姓皆不可存成見以待之惟當準之天理人情論其是非曲直物來順應而不爲天下先乃能處之各得其平而無一偏之私也每見居官者於蒞任之始多喜沽名釣譽行一二巧僞之事以求媚於人不知巧僞之術决無久久可行之理始雖粉飾可觀未幾而行藏畢露其可恥實甚何如秉公持正後先如一乎要之操守清廉乃居官之大本操守

素優則實心實政皆能力行而有餘否則大本已虧雖欲竭蹶矯飾而勢有不能故凡居官者必當端其操守以爲根本乃可以勉爲良吏夫太上言忘身而身存居官者儻能置利害得失於度外一以公忠報國愛民爲心則不求名而聲譽自孚不求榮而爵祿自至若不能忘懷得失則舉動瞻徇行止卑汚究之身敗名裂祿位仍不能保實爲可憫朕於外省大小臣工之賢否無不留心體察是以

實心任事之員由縣令而洊歷司道以至擢
任督撫者頗不乏人爾等當仰遵朕諭實力
奉行不惟百姓受爾等愛養之惠亦爾等自
求多福之道也
四月壬寅
上諭內閣錢糧之加耗羨原非應有之項朕勤
求治理愛養黎民本欲將此項悉行禁革而
博採輿論留心體訪凡爲州縣地方官實有
萬不得已公私兩項之用度若全革耗羨其

勢必不可行爲有司者果能減輕收納不苛取於民在民亦所樂從此耗羨所以未盡裁革之故也州縣既有耗羨而上司官員無以養廉勢不得不收州縣之餽送是上司冒貪贓之罪以爲日用之資在謹愼小心者則畏懼而不敢行必至過於窘迫而貪取濫用者又因無所限制借規禮之名恣意横索弊端種種州縣公私之用既有不敷必致加派巧取爲害於民況上司既收屬員之規禮則必

有瞻顧回護之處而下屬反得操上司之短長於察吏之道大有關繫所以雍正二年間山西巡撫諾岷請以通省耗羨提解存公將闔省公事之費及上司下屬養廉之需咸取於此上不誤公下不累民無偏多偏少之弊無苛索橫徵之擾實通權達變之善策朕是以降旨允行此提解火耗之所由來也向來山西虧空甚多國帑久虛不能彌補從前撫臣多請將虧空之員革職留任以爲彌補之

計夫以不肖之徒令其留任還帑是以虧空為護官之符不但無益於國計亦且有害於民生而德音在任又借彌補虧空之名提火耗以肥私橐及諾岷接任潔己奉公實心辦理將虧空劣員悉行叅革州縣火耗嚴行裁減而酌留羨餘以補無著之虧空既不累及於閭閻而有司亦免叅罰又為官員定養廉之資為公事留辦理之費諾岷此舉於國計民生上下公私均有裨益然伊當始行之時

不但晉省屬員怨望而內外臣工皆有異詞
朕此時降旨曰此事惟如諾岷之督撫方能
行之耳蓋朕之意原聽各省督撫自爲之而
至於不能行之督撫不便行之地方則朕竝
未强之使行也諾岷舉行之後隨有數省倣
倣其意提解十分中二三以備公用亦以地
方公務繁多若不預爲計畫則一時需費仍
至累及小民然此亦皆督撫自行奏請者非
由朕諭也伊都立接諾岷之任會奏稱山西

虧空漸次清楚將來耗羨便可充餉朕嚴切訓飭曰本地之羨餘只應作本地之用度若歸公充餉斷無是理且恐相沿日久遂成公項不肖官員竟有重復徵收之事矣田文鏡亦曾奏稱豫省虧空彌補已清火耗尚有贏餘等語朕批示之曰此項耗羨原係豫省官民之物假使果有贏餘則當增添官員養廉之資使其用度寬裕儻再有贏餘則當再減民間火耗之數使其儲蓄充盈蓋朕之准其

提解耗羨者原是愛養官民之苦心若以支給地方公用之外尚有餘資卽准收作公項朕必不爲也前陳時夏亦具奏欲行提解耗羨之法因其有分別地方有無多寡之語朕諭之曰政令之行必須各屬一體方得均平若有所分別便可高下其手易滋弊端諭旨如此聞陳時夏向人云奉旨令全提耗羨此乃陳時夏自行奏請之事而以其名歸之於朕朕不受也今魏廷珍又效法之以上江提

解火耗之事具摺陳奏恐外人不知亦以爲出自朕意故特頒此旨明白曉諭蓋提解火耗之舉若行之果善亦督撫分内之事不得居功儻行之不善實足爲伊身家性命之患無所逃罪總在伊等自行度量其願行者朕不拒阻其不願者朕亦不强也

五月丙辰

上諭内閣各省驛站夫役原以備公事之用國家歲費帑金本欲使州縣無賠累之苦民間

無差派之擾官民並受其福也但聞各省往
來人員有不應用驛夫而擅自動用者該管
之人或畏其威勢而不敢不應或迫於情面
而不得不應積習相沿驟難禁止地方夫役
並受擾累重負朕加惠官民之至意嗣後惟
兵部勘合欽差大臣及督撫入境學差試差
或知府下縣盤查及他員奉督撫差委盤查
者准動用夫役其餘槩不准用儻有違例妄
索者該管官卽行揭報督撫題參若該管官

違例濫應發覺之日照例治罪著各省管理驛站之道員不時查察儻有徇隱一併處分

六月丙申

上諭内閣爲政之道以愛民爲本愛民者必須厚民之生雨暘時若百穀順成始可登蒼生於衽席然感召

天和必由於民情之舒暢而民情舒暢必由於吏治之克修從來言吏治者不外興利除弊二大端夫利之所在小民自必趨事赴功不

待督率而爲者爲上者不過相導之而已至於除弊則小民所不能爲之事而專賴爲上之人時刻留心體察破積習以厚民風者也蓋地方之害莫大於貪官蠹役之朘削强紳劣衿之欺凌地棍土豪之暴横巨盜積賊之刼奪此等之人不能化導懲戒則百姓不獲安生假若爲大吏有司者圖寬大之名沽安靜之譽於貪官蠹役則庇護之於强紳劣衿則寬假之於地棍土豪則姑容之於巨盜積

賊則疎縱之雖在已無殘害百姓之實蹟而留此害民之人令百姓暗中受其荼毒無可控訴古人云養稂莠者害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如此則民氣何由而舒

天和何由而致乎天以牧民之任授之君臣而百姓又復敬謹尊奉胼手胝足竭力輸將以事其上為君臣者當共思之受

天之恩奉

天之命食民之食衣民之衣而乃怠忽優游不

能飭姦禁暴置民間疾苦於度外上負
穹蒼下負百姓誠天地間之大罪人矣豈但天
理有所不容卽清夜捫心當如何愧怍有牧
民之責者各宜撫躬自問時加警省愼之勉
之

八月乙酉

上諭吏部州縣爲親民之官地方事務全資料
理凡有委署印務者必鄰近地方始能兼顧
向來督撫藩司等委員署印每憑一己之私

心而不計道里之遠近此習相沿已久近日秉公之上司已將此等陋習滌除而其餘尚有未能盡改者如常賚官達之在廣東則以韶州府乳源縣令署廣州府之花縣又以廣州府花縣令署惠州府之海豐縣此皆隔府差委相去數百里之遠者夫州縣一官錢糧必及時徵收盜賊必立時緝捕人命必當時相驗承審案件必如限完結若於數百里之外兼攝印篆不但顧此失彼諸務廢弛而吏

役奔忙人犯拖累種種遲悞之處難以悉數
嗣後州縣缺出該上司等必須選委鄰近官
員署理儻正印官一時不得其人卽遴選鄰
近之賢能佐貳官署理如係地方要缺鄰近
難得其人則將隔府正印官委署另委官員
以署該員本縣之事務期人地相宜而各縣
公務又不至於遲誤斯有裨益儻該上司有
市惠徇情任意委署者經朕察出定嚴加處
分

九月辛酉

上諭內閣省會之區民居稠密人烟湊集一或弗戒於火每至比屋延燒被火之家倉皇搬運兼有無賴棍徒以救火爲名乘機搶竊地方官員雖率領衙役赴救而心力不齊且救火之具不備難以撲滅昨因湖廣荊州居民失火蔓延鄰舍行令該地方官倣照京城置備救火器具以資防範今著各省督撫一體遵照於省會之地多設水桶水銃鈎鐮麻搭

之類分貯各衙門令文武各官派定人役兵丁儻遇火警齊集救護卽時撲滅並將搶火惡棍查拏治罪向例地方失火延燒屋宇稍多者地方官員例有處分近多視爲具文或曲爲掩飾嗣後著該上司嚴查条劾不得徇情隱匿其或赴救不力以至延燒多戶至數十家以上者著據實查条嚴加議處至於各府州縣並令該地方官預備防範以副朕恤民禦患之至意

大清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
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聖訓卷之六

